

记得年幼时看过一部电影《四姊妹》，由龚秋霞、陈琦、陈娟娟、张帆主演，胡蓉蓉客串演出。这个电影的内容没有一点印象了，却记住了它的片名，因为我们家刚收养有四姐妹啊！

大姐长我11岁，是六兄妹中的老二。二姐长我8岁，排序第四。三姐长我三年，排第五，我就是老六了。我们四姐妹长得虽不标致，却也五官端正，四肢健全。各有短处也各有长处。

大姐办事爽快、能干，不仅工作做得有声有色，家务也是一把好手，整理房间井井有条，又烧得一手好菜。因为是大阿姐，1945年逃难到老家时，她还要抱住我这个小妹行路，是妈妈的帮手。大姐身体欠佳，读高中时就患上了肺结核，不得不辍学休养，病好后，再去读立信会计夜校，自此成为一名称职的会计。大姐虽然工作顺心，但不幸总被疾病缠绕，做过肺部手术，晚年又患心脏疾病，但她始终自立自强。刚退休时，她接受了一份外请工作，精神和收入都有了提升，那是她人生中身心自由的一段时光，我去她工作的地方探望她，一起分享了她的快乐。

二姐斯文温柔，事事慢条斯理。十分爱干净，又爱顾及他人。有好东西她总是推来让去，不愿自己独享，所以我二姐夫说她 是“活雷锋”。当父亲过世，母亲孤独在上海家中时，二姐毅然从北京新华社调到上海工作，舍小家



新英格兰秋色（摄影）张 廷 作

最近，有姑娘告诉我，她们在网上追一部超火超下饭的土剧，追了大半年了，剧情实在太坎坷，恨不得男女主角下集赶紧在一块儿，又怕在一块儿了就没自己啥事了。每天有空就刷手机刷平板，看看更新了没。如果没更新，瞬间啥都不香了；如果更新了，又舍不得看完，怕看完又得挠墙坐等下一集。这是咋回事？

我怎么知道啊，我又没看过。视频链接立马推了过来，我一看，天呐，两百多集！关键这剧至今还没完……到底讲点啥？就是千亿霸总路见不平救下小美，不料她与自家竟有血债深仇。百般虐心一场误会后，霸总惊觉自己爱上了小美。此时，来破坏两

时 尚

1937年冬，日寇侵占苏州后，由太湖乘快艇开始进犯宜兴。父亲尹瘦石当时18岁，在得知日寇已登陆太湖西岸，距家乡周铁桥仅有几里时，立即与几个同学会聚于镇中的古银杏树下，经共同商议，决定马上离家出走奔赴汉口。自此，父亲告别故乡，直到1950年，父亲才回乡探亲。

时光荏苒，历经种种生命坎坷与磨难的父亲，于古稀之年回到故乡。在宜兴安顿下来后，父亲便心有所思地乘车直奔周铁老家，来到那棵古银杏树下，搓粉乱曲如群龙欲上腾之状，湖上遥望如华盖。丙寅秋归里，图稿携京，今始写之，戊辰春三月瘦石并记。”

1992年秋，父亲打电话给我，说有事要与我谈一下。我即刻赶回家，父亲见到我平静地说：“今天叫你来，是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同时也听听你的想法。”面对父亲，我一时不知父亲有什么事，竟如此郑重地要与我面谈。我静静地望着父亲，父亲沉吟片刻后说

这次谈话后，父亲便与宜兴市签下了正式协议，将自己的毕生书画代表作及重要收藏无偿地捐献给宜兴市政府，永久保存在故乡宜兴。1998年父亲患肺癌住进了北京医院，我每日下班后，到医院陪护父亲过夜。弥留之际的父亲，因

永远保存着淘气的本性，只是藏得很深很深了哇！如今大姐三姐都已去了天国，二姐与我亦垂垂老矣！每每忆起姐妹之情，甜蜜的暖流就溢满心间！正是：“莫恨香消雪减，须信道，扫迹情留。”

三姐时吃不下东西，怀我时则胃口很好。许是这个原因，打起架来，我这个妹妹绝不落下风！六兄妹中，数二哥和我最淘。我初中上的是女中，调皮捣蛋至极，上课不好好听讲，不仅小动作多，还喜欢插嘴，要不就向老师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。我个子又矮，一直坐第一排，老师对我肯定是头疼的。许是我顽而不劣，有时又很惹笑，老师倒不厌烦我。然而我在堂上淘得太出格了，班主任钟老师终于找我谈话，言那学期的品德评语要请我吃“丙”。我听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，老实善良的钟老师赶紧安抚我：“噢噢噢，乙乙乙！”这是我第一次被谈话的经历，终生难忘！直到高中，我才渐渐斯文，学习也正正经起来。工作以后，别人眼中的我居然是个乖乖的“淑女”了！变化之大，我自己也难以相信。当然我知道我的内心

现实，代入角色，经历各种抓马人生，有滋有味还有点甜。

“电子榨菜”是新词，而下饭剧历来就受欢迎。记得刚有国产剧时，一到饭点，万民空巷看《渴望》；然后只要一放假，电视台就会轮番放《还珠格格》《白娘子传奇》，小孩子看了八百遍还是：“哎呀妈呀，真香！”后来韩剧来了，每次打开电视都在播《人鱼小姐》，纳了闷了怎么没完没了？原来一共160多集！再后来是《甄嬛传》，这剧我至今没看过，却熟悉剧情，因为有好多年无论到哪蹭饭，电视里一定放的是它！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同学：“就说你看了多少遍吧？每次来你家你都在看！”她边看边回味：“不多啊，也就七八遍吧……”

道：“我决定将毕生的代表作和重要收藏，无偿捐赠给宜兴家乡。”我望着父亲，感觉有点突然，但联想到父亲近两年，回故乡明显多了起来，古稀之年思念故乡，也是正常心理。然而仔细一想，忽然记起前几个月回家时，见父亲正在整理书画稿，而且竟然将一些自己不满意 的书画作品，丢入水盆中化为纸浆。当时，我只觉得父亲一贯对创作很严谨，对不满意的作品，都要

乡 情

尹汉胤

处理掉。现在想来，原来父亲在几个月前，就已经在为捐赠作准备了，今天叫我来只不过是正式告诉我他已决定的想法。

我望着父亲，说出了我的看法：“您的艺术是在抗战烽火中，以笔为枪创作了大量书画作品，由此逐步走向成熟的，各个时期的绘画作品，不仅构成了您艺术创作的过程，同时也成为了您的生命轨迹和历史，如能将作品完整地保存在家乡，后人永远都能见到您的鲜活的绘画作品，这无疑是最好的保存方式……”父亲听了我的话，欣慰地看着我笑了。

父亲生前遗嘱，其骨灰撒入故乡太湖。在父亲离去的岁月中，我牢记着父亲的嘱托，先后邀请了全国著名作家、艺术家来到宜兴采风创作，我也为家乡写下多篇散文。岁月无声，历史有痕。如今距父亲画下这幅《乡情》，又过去了35年，这幅蕴藉着父亲一缕乡愁的绘画，与父亲生前捐赠的作品，都静静地陈列在宜兴美术馆中，代表父亲面对着今日腾飞中的宜兴发出召唤，希望更多的故乡才俊，坚定自信、奋发有为地走向远方……

偶尔去静安寺嘉里中心，在顶层上看见一家别致的书店，进去随意地看看，见有不少麦克米伦公司的英文小说的小册。这种小册是袖珍本，印刷得精致，文字排印得小巧却清晰，封面选用的图片照相也都合宜。忍不住挑了一册，是非茨杰拉德的《美丽与诅咒》，国内有译本，取名为《美与孽》或称《漂亮冤家》。

非茨杰拉德的文字别有一功，比海明威的稍微花哨一点，但同样的，意蕴藏得很深，不费思想一想，所得就浅。即如这一次买的小说，第一页第一段，就不容易读。曾经见过一种译本，是这样译的：“1913年，在安东尼·帕奇二十五岁

的时候，至少从理论上讲，讽刺如圣灵般地降临于他身上已经两年之久了。讽刺是擦拭皮鞋时那最后一道抛光，刷衣服时那最轻的轻掸，智力活动中的‘完成了！’”其中“讽刺如圣灵般地降临于他身上已经两年之久了”这一句，未免生硬一些，像话但不成话。原文里对应于“讽刺”的那个英文字面，是“irony”，它的一般释义，作“讽刺、嘲讽、嘲弄”解，这个没有错。但菲氏的那支笔，一定是活用的成分多，死解在这里肯定行不通。

我想了半天，大约可以这样理解：那一股嘲弄的劲儿，仿佛是圣灵一般地降临在年轻人身上，成为他们进入社会的符咒或者护身符。他们在锃亮的皮鞋上还要最后来一下上光的动作，在鲜亮的衣服上最后用毛刷来轻轻地掸那么一下，用上那股机灵的神情满有自信地说上一声“这就成了”。他们看着是那样的志得意满，睥睨乾坤，满世界地不在乎，好像没有什么是在他们看得上眼的，但另一方面，却是隐约地有些假模假式，有些拿不准究竟，有些心里发虚和不着边际。

这样理解不知对否，殊无自信。

七夕会

盲道尽头

张大文



盲道尽头，站着一对盲人夫妇。男的肩上，骑着一个幼童——等着过马路。

我紧步从背后赶去，急忙搜索孩子的目光。啊，果真是——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瞪着对面正在眨眼的红灯。突然，孩子高兴地叫道：“绿眼睛亮了，红眼睛闭了，爸爸妈妈，快快走，加油，快走！快走，加油！”

“嗨，加油，加油！”和着小朋友，匆匆赶路的过客宽心地对他逗引；有的人挽着妈妈的臂感同身受，有的人拉着爸爸的手心里祝酒。

盲道尽头，骑在爸爸肩上的，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哟，照亮一家人的前路无数，连锁人世间的彩色一片。

买了一册英文小说

李 荣